稼村類藁卷二十五

元 王義山 撰

策問

稼村書院乘科義試

問科目果古歟非古歟今言鄉舉里選者必曰三代科目昉兆乎若於前三代未嘗無科目也特不以科目名耳[illegible]者之周禮以賓興者不一

若所謂三物者曰德曰行曰藝是也或謂德不足則取
之以行行不足則取之以藝若然則有德行者固可無
藝有藝者果可以無德行歟所謂德行藝者又皆條而
六之德則異之以知仁聖義中和行則別之以孝友睦
婣任恤藝則析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或謂六德六行六
藝之中得其一者皆可以與鄉里之選舉其說然與漢
興有賢良孝廉茂才等科唐興有明經進士秀才等科
洪惟本朝選舉之法雖不三代而士風淳一則三代也

然而制度沿革有當講明者賢良方正舊以四通為合
格其後又以五通為合格其後有以五通中選者一人
又有二人皆四通而報罷者何待人不廣歟博學宏詞
盛典也舊以三古三令為題其後以四令為題以三古
三令為題謂之大詞科以四令為題謂之小詞科近年
試小詞科非有出身者不可如大詞科則雖無出身任
子亦許試或謂中間有侍從私其子而為之地者何小
詞科反不與試歟鮮試舊例並用八月五日鎖院選日

引試由是舉人多冒貫其後諸大學及諸路除四川並以中秋日試不知始於何年諸路差考官先是從禮部所請詔諸州隅一郡差以防請托之弊其後有建議者隅三郡差不知始於何人宗室不差考試熈豐以來行之其後有請差宗室為試官者或謂淳熈間吏書建此議胡為至今不盡差歟館職有試其初止詩賦謂非經國治民之道請改試論策於是詔館職試論一道策一道胡為至今止試策而不及論歟三嵗取士舊例也建

紹聞嘗展年矣其後復立為三年定例不知復於何科進士廷射舊無有淳熙間始行凡中的中帖中垜者推恩有差不知始於何榜殿試止從初覆考不許詳定別自立等或謂嘉祐間詳定為之彼果何人耶鎖廳人不為狀元非故事先朝乃翰林學士子先已賜進士出身後復廷試為第一名不知何人建議以齊郎對策不當為第一乃賜第二名或又謂皇祐間時宰為之彼果何見邪宗女夫許赴漕人皆謂始於近年政府之請不知有

因宗女夫所言於孝廟者凡孫遺宗女雖白屋亦許同
有官漕試三十人取一不知創宗女夫之試者誰歟大
學弟子員舊例三歲科舉後混試時未有待補其後有
因就試者多創為待補不知立待補之法者誰歟覆試權
要子弟國初制也中間嘗罷行矣其後又詔兩省臺諫
侍從有服親省試合格者命後省覆試令不問權要例
與覆試是歟非歟廷試賜燭舊有之然舊例正奏名賜
燭降一甲餘罰各有差或謂其後有因賜燭而納卷最

後上讀其策嘆其忠讜親擢第一果爾則降甲之說然歟否歟某科禁懷挾某科置謄錄某科每舉十人為一保某科給舉人往來公劵某科詔進士律賦並次第平仄用韻某科禮部秋放榜某科詔臣僚奏薦毋得乞進士及第某科定釋褐狀元恩例比廷試第二人某科始分甲及賜同出身某科始唱名此制度沿革之大畧也乃歲仲春賓興詔下天下士莫不洋洋然動其心諸君行將試集英矣某科賜御書某科賜進士詩某科宴瓊

林苑某科詒金吾給狀元騶從七人清道傳呼聽引雙
節此又諸君唱名以後得意時事也綠袍不怕露痕濕
走入亂紅深處來諸君毋以狀元一時之榮耀自滿雪
中未問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諸君當以狀元他日
之事業自期通者申明科舉之制且有歇日之禁凡場
屋弊例將次第罷去矣設若有司以科舉條例為問當
思所以對

杭州府學 癸酉冬季堂試

責吏之説何始乎夏商以前未聞也虞廷九官之命不曰往欽哉則曰往哉汝諧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温乎家人父子之唯諾雖曰三代攷績而黜幽之典不得已而見之明盛之朝者不多見於時庶績康庶事熈何往而非實世道一趨官刑制矣果厚待士夫意歟或謂官刑之制儆之也非真刑之也始吾讀商書一則曰敢有二則曰敢有是滛亂巫之風未有也然其辭峻厲而震發君臣相與之氣象微刻露矣世道奈何哉迨至成周周

官一書其所以懇切訓告者亦甚費辭矣今觀自三事大夫而下豈真有利口覆邦者豈真有敗謀荒政者豈真有不學面墻涖事惟煩者或謂成王過為士大夫慮也果然歟至周官六典之作其所以待士大夫者又不古矣今觀一曰治典以治官府二曰教典以教官府三曰禮典以統百官夫曰治曰教曰禮此任官之常也至於政典以正百官政者正也必有不正者矣成周士大夫果有不正者歟其甚也又有刑典以刑百官嗚呼何

忍斂猶幸其以事典終焉事典所以任百官也不終於刑又從而任之嚴於先而寬於後又何歟漢宣帝諸詔爲吏而下者不一不曰營私則曰欺謾是何漢之吏薄待其身而上煩人主之叮嚀告戒如此哉皇上自即位以來責吏之詔屢矣非徒事聲色之化也播告之修不匿厥旨王用丕欽則下用丕變矣然而瀆亂官常瘝曠職守者其風猶未殄詔書屢下丕應遐如易曰君子居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誨之諄諄聽之藐藐何

歟豈尚口乃窮歟或謂躬修實踐雖無愧於宫庭而真
意實德猶未孚於天下歟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
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
諸已又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人
者也苟誠矣苟反求諸已矣而猶曰吏奉吾語不勤果
在上者責歟抑在下者責歟邇者月正元日出一札以
風天下且於士大夫風俗不滿焉而歸之於無耻周子
曰人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為士大夫者悚然於聖

天子叮嚀告戒之下夫亦聞過矣而奈何乎恥心之不
生哉古之君子以不能堯舜其君爲愧恥者噫彼獨何
人哉夫人爲萬物之靈圓顱方趾履后戴皇具五常而
爲之體揭三綱而爲之倫别四民而爲之業秀於其間
者爲大夫士析人之圭僭人之爵一以無恥之心行之
則爲貪爲虐爲奔競爲讒諂夫亦何所不至哉管子謂
禮義廉恥爲四維又曰一維絶則傾二維絶則危三維
絶則覆四維絶則滅柳子厚謂義之絶則廉與恥其果

存歟廉與恥存則義果絕歟審如是則二維也楊誠齋則斷斷然又以恥為一維謂知恥則知禮義廉矣二者之說孰是孰非歟夫禮義廉恥之四維與仁義禮智之四端又果同歟孟子四端不言恥而以義為羞惡羞惡恥也管子既言義矣而又言恥何贅歟嗚呼恥之於人大矣哉嘑爾而與行道之人不受誰謂路人而有此見乎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誰謂餓者而有此語丈人不受錢武人不惜命誰謂介胄之士而能有此言圓

冠哉如大袍襜如而不能以禮義廉恥維其身者吾感焉雖然世不皆若人也籜兮籜兮風其吹女一鼓舞間當有精白以承休德者願相與講明之有司當以復於

上

杭州府學 甲戌夏季堂試

於戲自古泰和之盛者厥亦惟曰唐虞成周唐虞成周之盛莫盛於虞朝虞朝之盛莫盛於九官劉向謂舜命九官衆賢和於朝今觀九官之外又有四岳十二牧者

馬而四岳十二牧之名不見於經何歟嘗以舜九官周六官而考之九官之命始於伯禹之宅揆與天官冢宰固同矣周官自冢宰而下即繼之以地官司徒為民計也舜自命禹而後即以民食寄之稷其為民計也均矣然嘗疑之周人自司徒而下以春官宗伯掌禮而舜則以典禮居五禮可後歟周人以夏官司馬掌兵戎刑用甲兵也而舜則止於刑而兵不預焉何歟周人以秋官司寇掌刑居六官之五舜則先刑而後禮刑可先於禮

歟周人以冬官考工居末為技巧工匠而末之此藝成而下之意也舜則置此官於典禮典樂納言之先百工之事果可先於禮樂納言之官歟或謂舜之命官皆有次序非周人設官意也治天下不可以無相故命禹以宅揆民苦於無食也故命棄以為稷民既富矣不可以無教故命契以為司徒司徒教民之官也既教之而民不能皆帥教民不能以帥教不得已而有刑故命皋以為士凡此者皆治人之先者也先者舉矣則可以治末

矣工者治之末也故垂以共工於是治人之事具則推而及於鳥獸草木故命益以為虞夫其所以治至於鳥獸草木則天下治之極矣天下之治極則可以立禮之時故命伯夷以典禮夫治至於鳥獸草木而又有禮以節之此功成作樂時也故命夔以典樂舜猶未敢以天下為已治而謂吾無過之可言也故命龍以納言而卒至於無言之可納嗚呼盛矣哉論者以是為舜命官之次序果然歟然有可疑者伯禹之賢舜知禹也素矣何

待於四岳之薦而後畀之以宅揆之任自咨四岳而後
必至於僉曰然後俞之何歟子夏謂舜有天下選於衆
舉臯陶而不及禹何歟自禹而下相遜者凡四稷契臯
陶夔龍獨無遜何歟果同寅協恭和衷之意歟殳斨伯
與朱虎熊羆乃埀益所薦者以埀益所薦者至於非其
人舜皆不之用何歟或謂舜嘗以朱虎熊羆為益之助
果何所證歟舜命九官而後即繼之以咨汝二十有二
人以四岳九官十二牧叅而計之殆不止二十二人之

數釋者於九官之中獨指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而稷契臯不與焉果然歟或謂四岳乃一人領十二牧果爾則以四岳為一人通九官十二牧始合二十二人之數審如是則釋者果何所見而指四岳為四人又去九官之三歟或謂禹益垂伯夷皆新命故疇於衆人而後用之棄契臯陶夔舊為是官特因其已任之職而申勑之果然歟諸君幸而生於登明選公之時行將仕於時矣願舉虞朝之所可疑者以告

稼村書院課試 甲戌秋

大學一書以身心爲綱領有主於修身者則曰然陽不云乎須就自身心上做工夫方始應得萬事審如是則大學之綱領當在身有主於正心者則曰然陽不云乎此心之靈苟得其正則無不合於理審如是則大學之綱領當在心二者果何所折衷歟孟子嘗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此又以身爲主而心不與焉何歟仲舒又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萬民此又以心為主而身不與焉何歟至唐韓愈原道一篇其言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先修其身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誠其意是身與心皆無遺論矣然自誠意而上不及格物致知又何歟至於進學一解自春秋易詩以至於書四者備矣而禮記獨不與何歟無怪乎愈於大學未詳也本朝自道理最大之言發於開國之元臣而吾道之脉有所寄迨至仁祖宋興已

七十餘年矣而斯道之在天下既衍而昌既沃而光日
以鴻厖自天聖五年賜進士中庸篇寳元元年賜進士
大學篇而後周程張之學始出盛哉仁祖之有功於斯
道也迨至理皇又從而表章碩大之而理學又大明於
天下雖然理學一源固得於我祖宗闡明之功然大學
入門學者之所以用工者自心始乎抑自身始乎或者
則曰大學自物格至於天下平由內而外由始而終其
序有八而心居中焉心之外為身身之外為家家之外

為國國之外為天下四者等級不可紊也由心而上有
所謂知知者心之識悟非心之外别有知由知而上有
所謂物格物者此心窮極事物之理非心之外别有物
三者不可以等級論也為是説者是以七者之綱領在
心果然歟又有以身為綱領其説謂修身在誠意正心
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間猶皇極居九疇之中意與心知
與物皆包於身家國天下皆基於身則斷斷以自天子
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為是説者是七者之綱

領皆在身果然歟由前之説則大學綱領在心者為是

由後之説則大學之綱領在身者為是諸君紬繹此義

熟矣願相與講明之

稼村類藁卷十五

稼村類藁卷十六

元 王義山 撰

講義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

吾以也是時魯哀公十五年夫子自衛返魯之五歲時
夫子年七十二曾晳冉有季路三子同齒者也少夫子
九歲子華少夫子十一歲故曰長乎爾攷夫子所問與
公治長所載孟武伯問子路冉有公西華者實同一時
子路冉有公西華所對與夫子所答孟武伯者如出一
口按論語公冶長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
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又
問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

宰也不知其仁也又問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
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武伯之問哀公十五
年春也季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其年夏五月也子
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
知爾則何以哉子路則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
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
且知方也子路所對即夫子答孟武伯之問所謂由也
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冉求則曰方六七十如五六

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冉求所對即夫子答武伯之問所謂求也千室之邑百
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公西華則曰赤也非曰能之願
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子華所對
即夫子答武伯之問所謂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
客言也三子之答即夫子答武伯而許之之辭也人但
知季路冉有公西華侍坐之對載於先進而不知夫子
答武伯之問所以許三子之辭載於公冶長者其篇次

先後雖不同實發於哀公十五年同此一時也蓋三子聞夫子答武伯之辭謂夫子以此許我矣未幾而承夫子之問遂以夫子所以許我者答夫子求以合乎夫子之意若曾晳則不特武伯之問不及又別是一等人品蓋其天資高明用志遠大因夫子之問以發其胸中之天不求以合乎夫子而默與夫子合雖然此論三子答夫子之問與夫子答武伯而同一辭者也若夫侍坐之頃夫子所以許冉有公西華者蓋取其有禮樂意思而

深取曽點者以其深造乎禮樂之極也由不知禮則哂之矣今觀冉求所對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冉求此語非禮樂而何求言禮樂而曰俟君子此求自謙之辭孰謂求而不可與語禮樂哉子華所對亦也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子華此語非禮樂而何子華雖止及禮而宗廟之事與夫諸侯會同之際有禮無樂可乎孰謂子華徒知禮而不及樂哉二子

所志皆禮樂之事若點之禮樂則異乎二子所謂禮樂者矣自暮春者春服既成浴乎沂以至風乎舞雩禮之無體者也自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以至於詠而歸樂之無聲者也禮至於無體樂至於無聲禮樂之妙也或曰求赤之志於禮樂信然矣由之對其說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此其志在於為國於禮樂乎何異吁是不善觀夫子之意矣夫子哂由曰為國以禮

其言不讓是故哂之求赤於問答之閒皆知有禮樂之事由則不知禮而率爾以對者也若點則深識乎禮樂之妙極而至於無聲無體之天此夫子所以與之也然夫子責由以禮而不及樂又何也嗟夫樂豈易言哉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行焉周流不息合同而化而樂生焉樂者禮之所由以生也由不知禮尚何責以樂哉葢二子僅能得禮樂之粗曾點則造乎無聲無體之妙由則不知禮矣況可與言樂耶愚於此益可想見夫子

之所以與點者矣嗟乎禮樂非易事也玉帛鐘鼓云乎哉禮至於無體樂至於無聲禮樂之天也非曾點其孰能知之方其托意於春服既成以至於童冠浴沂禮猶有體也及其風乎舞雩則無體矣方其鼓瑟希以至於鏗爾舍瑟而作樂猶有聲也及其詠而歸則無聲矣暮春者和順之時也禮樂者和順之積也遐思雲淡風輕宇宙澄廓至和極順妙造真筌此時此意真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此禮樂之天也吁豈易言哉然攷四子之

言志正在於哀公十五年夏五月點以為暮春何也蓋周五月夏三月也孔門用夏時此點所以言暮春也雖然學者知點之又有以異於三子者乎人知三子皆有出仕意而點獨無意於仕噫豈特點哉真西山嘗謂曾氏自點而參自參而元孔門三世不仕惟曾耳嗚呼此點之所以有異乎三子者也此點之所以有異乎三子者也嗚呼微斯人吾誰與歸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

斯也

樂以韶名何居韶紹也舜紹堯也故曰韶韶以九名何居先儒謂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九歌即九韶始嘗疑之攷之舜紀可知已舜咨二十有二人惟禹之功為大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四海之間咸戴舜之功乃興九韶樂韶以九名自此始然齊有韶何或謂陳舜之後敬仲奔齊故齊有韶此說然也敬仲在陳非司樂之官敬仲豈知

韶者嘗攷當時諸國惟魯樂最備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蔑以加於此矣則魯有韶舊也謹按齊景公三十一年大師摯自魯適齊夫子亦以是年適齊明年夫子與大師論樂聞韶音齊無韶而有韶竊謂齊因摯而後有韶也嘗讀孟氏書而有攷於夫子所聞之韶矣齊景公嘗召大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大師雖不明言為摯然以年攷之

不相先後又以大師名未必非摯也招與韶同先儒謂
即舜韶樂則夫子所聞之韶未必非徵招角招也論語
不曰子聞韶於齊而曰子在齊聞韶何也劉向序之於
初至齊之時子長繫之於適齊之後證以先儒之説則
當是夫子初至齊之時何以言之先儒引國語謂夫子
適齊促從者曰韶樂作矣從者曰何以知之曰吾見童
子視端而行直知其為韶樂作初夫子遣公西華使齊
道通齊之好華之徃也正景公三十一年華返命而夫

載雖然齊本無韶也因摯而有韶是時惟魯得以用天子之樂如所謂不圖為樂之至於斯者夫子之意不謂齊而有此韶也先儒以三月為音字謂子在齊聞韶音不知肉味其說為是嘗因是而有疑於書書自秦火後其錯亂固多莫甚於夔曰以下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如此則不待韶而球琴瑟搏拊可以洽神人和上下矣又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如

此則管鼗鼓柷敔笙鏞簫可以感格鳥獸鳳凰而球琴瑟搏拊亦可無矣今欲用先儒釐正書法例自夔曰以下先叙作樂一段然後及感格處夔曰於予擊石拊石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以至下管鼗鼓笙鏞以間合止柷敔簫韶九成此是作樂處合作一段然後及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庶尹允諧鳳凰來儀鳥獸蹌蹌百獸率舞此是感格處合又作一段自神和以至人和自人和以至物和文意方順且如合止柷敔一

句據本文元在笙鏞以間簫韶九成之上柷敔所以合止樂也樂止矣豈有樂止之後方奏笙鏞簫也先儒泥古自夔曰以下不加訂正孔安國所謂錯亂者皆此也諸君又知韶樂之功用有所謂極致者乎韶之功用不特鳥獸蹌蹌鳳凰來儀萬物和於野最是虞賓在位羣后德讓衆賓和於朝可以見樂之感人也深虞賓丹朱也丹朱不肖全在傲禹曰毋若丹朱傲又曰傲虐是作以不肖之丹朱堯所不能化一聞韶樂之音盡變其傲

狠之氣質與皋后相遜讓噫舜之韶樂不特能化堯所
不能化之丹朱而其樂舞之能化不率之苗樂記謂干
戚羽毛謂之舞則舜之干羽即樂舞也舜之樂其至矣
乎嘗因是而知夫子定樂有由矣夫子自衞返魯然後
樂正夫子何以正樂於自衞返魯之後衞之伶官多賢
者攷之當時簡兮刺不用賢也衞之賢者仕於伶官皆
可以承事王者盖衞謂之伶官多賢可以為王者之佐
此詩人所以比之為西方美人或曰鄭衞之音夫子所

惡今而有取於衛非夫子意吁是不然衛之伶官多賢者夫子未必不與之論樂也此夫子所以放鄭聲而不及衛者有由也此夫子所以正樂不正於他國歸來之時而正於自衛返魯之後也又聞夫子自衛返魯取詩三百五篇被之絃歌以求合乎韶樂之音嗚呼何其致意於韶如此哉既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又曰樂則韶舞至齊聞韶又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嗚呼吾安得不三嘆三詠舜之韶也哉

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先儒謂此四者人之大倫或謂五常之中闕一不可子夏言人倫先夫婦造端乎夫婦也言君臣父子朋友而不言兄弟

或者疑焉然有父子一倫則兄弟一倫在其中矣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孟子論舜敷五教而先之以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何也指舜之時而言也先儒云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嘗讀伊川春秋傳序有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方堯之時洪水横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逼人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

瀹濟漯而注諸海排淮泗而注之江水土而既平矣民不可以無衣食也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是道之而生養遂也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是教之而倫理明也夫人莫患乎生養不遂而倫理不明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倫理明耳當是時水自水耳人心之五常無恙也盖洪水能為世變之變而不能變人心之五常舜之所以命契為司徒使之教

者舜特過為之慮耳豈有堯舜之民而待於教哉書所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亦過為之慮耳豈有堯舜之民而不親不遜者哉人心之五常與生俱生不以水而消長也契亦不過因其父子有親而使之知所謂親因其君臣有義而使之知所謂義因其夫婦長幼朋友有別有序有信而使之知所謂別所謂序所謂信學者莫把有字作尋常讀過有者固有之也非外鑠我也蓋嘗因是而嘆舜於五常之中所以處人倫之變者二父子也

兄弟也人莫不有父子也舜之父子則不然也父頑母嚚舜可謂甚不幸矣舜則曰吾為人子而子職之不共父母之不我愛宜也父母何心哉魏鶴山云親譬則天也天之於物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取之自彼天何心焉親之於子賢則親之無能則下之致之自己親何心焉故古今無未定之天亦無難事之親舜豈無能而取薄於親哉舜大聖人也舜則曰我無能焉安有父母而不是者自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而後舜得以遂夫父

子之天矣人莫不有兄弟也舜之兄弟則不然也象曰以殺舜為事往入舜宮鬱陶忸怩四字不多見於經與子惟見於孟子五子之歌皆弟告兄之辭象至不仁鬱陶忸怩亦不能泯於口此時之象非前日之象矣於此見羞惡之心不以象而亡也自洪水既平之後至湯之時世道一大變故人紀又一次修飾今觀伊尹告太甲曰先王肇修人紀夫伊尹不特曰修而曰肇修者又人紀之一初也自肇修而後君君臣臣而君臣之紀復一

倫為師友晦翁嘗謂五常中朋友一倫關於人倫之四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所以有親有義有別有序皆自朋友講明中來若以朋友為師友此說却未為當蓋五者皆不可無師師道一日不立則父子失其所以為父子君臣失其所以為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失其所以為夫婦長幼朋友記曰天生時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夫言天地而與師並言以此見天地與師道並一日無師道雖天地不能立也舜之所以使契為司徒者司徒

即師也師氏一職不屬之他官而屬之司徒司徒非師
而何彼謂舜五典中無師者未之思耳嘗因孟氏之辭
而大有感焉舜之敬敷五教在寬此毋忿嫉于頑之意
也至孟子則曰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豈忍以
禽獸待人哉晦翁云令人議論有餘躬行之不足能言
之猩猩鸚鵡也嗟夫夜氣之不存猶可涵養也孟氏直
截謂則其違禽獸不遠逸居而無教猶可告語也孟氏直
截謂近於禽獸聖賢豈不欲人其人哉人而胸中無天

稼村類藁卷十七

元 王義山 撰

講義

九卦十三卦

洪平齋云易有九卦善一身十三卦善天下嘗因易而求之書九卦正德之事也十三卦利用厚生之事也試以九卦言履德之基也聖人既踐實地以履是德矣而

無以執之懼其易於轉移也於是乎謙以為之柄既有所執矣而無以定之懼其流於放肆也於是復以為之本既有所本矣而無以固之懼其本之揺也於是乎恒以為之固既固矣可自足乎必有以損巳之欲以修其德既修矣而又益巳之善以裕其德既裕矣聖人猶不敢自巳也猶謂夫天下之事安得其常通而不至於困也聖人於此既有以取乎井之洌而不食使在我者常清又有取乎巽之順而能直使在我者不撓以是為處

困之道而德之基益壯矣非書所謂正德之事者乎若夫利用厚生之事則吾於十三卦有考焉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作結繩以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而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庖犧以前未有耒耨也於是為之網罟使斯民享田漁之利至神農之時始教之以耒耨而民有食矣而不皆有也於是乎合天下

之民聚日中之貨使斯民交易以通其有無此庖犧神農氏之易作非書之所謂厚生之事乎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誠謂夫上古聖人既有以厚民之生而未有以便斯民也是以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自乾坤以至於夬皆所以開物成務以前民用者也楊誠齋之說曰自斯人之寒而皮未知織組之製也於是乎作衣裳自斯人之出入阨於川隔而道斷也於是乎作輪轡自斯人之虞於寇攘而懈於守禦也於是乎作門柝

自斯人之知有耕耨而未知舂作也於是乎作杵臼自斯人無爪牙以自衛而憂於搏噬也於是乎作弧矢自斯人穴處而病於濕也於是乎作宫室自斯人死而㡳於虆梩之掩也於是乎作棺槨自斯人之苦於結繩而無册籍也於是乎作書契是皆制物尚象以便斯民而百姓莫不日用而不知者此黄帝堯舜之易非書之所謂利用之事乎嗟乎書言正德利用厚生而其事乃俱載於易學者可不深考乎然利用厚生皆始於正德故

書曰德惟善政自德而政政即利用厚生之事也抑又論之以十三卦而論由後九卦言之無非倫物以為民用由前三卦而言之於此益見聖人所以為民立命之意學者尤當於書求其旨令觀佃漁之取於離即所謂奏鮮食耒耨之取於益即所謂奏艱食也交易之取於噬嗑即所謂懋遷有無也嗚呼善觀易當觀之書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

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

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觀子張問交一段全是聖人氣象孰謂子張而有是言哉子游則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則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以難能難與之人而能發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之語何也盖嘗攷之而得其説矣子張嘗問仁於夫子夫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

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寛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夫子答子張頭兩句便是箴之子張侮人者也夫子訓之以恭子張不能得衆者也夫子訓之以寛如信敏惠皆所以救其偏而進之道何者不恭則何以尊賢而嘉善不寛則何以容衆而矜不能以子張而有尊嘉矜容之語竊意在夫子答問仁之後有以變化其氣質故令日之子張非前日之子張矣子游曾子所以病子張者竊意在子張未問仁之

先自子張領會夫子為仁之旨賢則尊之善則嘉之非
自恭則不侮中來歟衆則容之無能則矜之非自寛則
得衆中來歟學者惟見其為恭寛之子張而不見其為
難能難與之子張聖人之善於化人氣質如此夫仁與
天地萬物為一體而斯人者與我並生於天地間者也
君子一身斯人之責萃焉斯人也皆我也我豈能以絶
夫人哉此子張之所以謂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
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蓋知夫

人即我也不敢以我而絕夫人也非絕人也自絕也夫
以人視人則與我為二以我視人則人與我為一嗟夫
人而賢也彼自賢耳人而善也彼自善耳於我乎何與
而我乃尊之嘉之何也人之賢我賢也人之善我善也
我而尊之尊我也我而嘉之嘉我也人而為衆人也彼
自衆人耳人而不能也彼自不能耳於我乎何恤而我
乃容之矜之何也人之為衆人我為衆也人之不能我
不能也我而容之容我也我而矜之矜我也嗚呼孰謂

子張有是言哉子張自聞恭則不侮之語然後知所以
尊賢所以嘉善子張自聞寛則得衆之語然後知所以
容衆所以矜不能吁非夫子之教則難能難與之子張
豈知恭寛之為仁也哉甚矣人之氣質不可無所化也
亦甚矣聖人化人之速也大抵聖賢生世皆有天命人
窮之責以斯人之即我幸而為賢為善者何少不幸而
為衆人為不能者何多子張則曰皆我也吁非聖人孰
能變子張之氣質哉自夫世人之狹於待夫人也其於

人之賢者則曰彼未必賢於我也其於斯人之善者則曰彼未必善於我也我而忽之忌之可也其於斯人之衆人則曰彼不如我也其於斯人之不能者則曰彼何足與於我也我而斥之棄之可也嗟乎何其狹於待人也子張未聞恭寛以前雖同門之子游曾子且難之子游則曰難能曾子則曰難與斯人也敢近之哉及其聞夫子之言則又一子張矣先儒謂子張外有餘而内不足故門人皆不許其為仁此未聞恭寛以前之子張也

惟其外有餘故一聞斯言而即變非特夫子之言也嘗讀秦誓而有感夫古人之用心也古之人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夫人之彥聖而好之其有技者若己焉其為尊賢嘉善之意至矣而猶休休焉其為容矜之意藹然言意之外寧有一毫忌嫉于碩之意哉孰謂子張而知此意乎雖然子張之取友固不失為皇極并包兼容之道子夏之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截乎其嚴者取友必端之意也

夫子嘗謂曾子曰商也日盈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曰商也好與賢者處賜也説與不若己者處與賢者處可者與之也與不若己者處是不拒其不可者也可不可之間道之損益係焉此子夏之論所以截乎其嚴也此夫子所謂商也好與賢者處也嗚呼此商之所以為益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

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
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
大也

先儒謂鄉黨一篇寫夫子之真嘗讀鄉黨至誾誾如也
此夫子之出辭氣自君在踧踖如也至私覿愉愉如也
此夫子之動容貌自君子不以紺緅飾至齊必有明衣
布所以紀夫子之服飾也自齊必變食至齊如也所以
紀夫子之飲食也自席不正不坐至不親指所以紀夫

子之應事接物也雖然此以迹求聖人也聖人而以形迹求淺矣聖人其大造化乎門人之善形容者莫如子貢子貢曰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又曰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子貢以日月形容夫子盡矣乎曰未也門人之善形容者又莫如有若子貢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乎

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以山海形容夫子盡矣乎曰未也門人之善於形容者又莫如曾子曾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曾子兼江漢秋陽以形容夫子盡矣乎曰未也然則如何而可曰諸君于于然峩峩然登夫子之堂讀夫子之書徒見乎瞻之在前而不知所以在前為何如徒見乎仰之彌高而不知其所以彌高為何若徒見乎宗廟之美室家之好百官之富而不知其所以美所以好所

之所以為文武天地之所以為天地皆夫子分內事故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堯舜曰祖述以其道之所從出也文武曰憲章以其道之所由備也天時曰律如律調之也水土曰襲如服襲之也不時不食迅雷風烈必變律天時之事也居魯而縫掖居宋而章甫襲水土之事也財成輔相各遂其宜非有所增益也是道也充滿天地周流四時著明日月流動萬物皆並行而不相悖者也語其德之小則謂之川流語其

德之大則謂之敦化言天下無物不生育也如是則與天為一矣故曰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然子思此一章不特萃天地造化於夫子之一身抑且合乎子貢有若曾子諸子所以形容夫子者萃於一章而中庸前數章又皆總括乎此嗚呼盛哉此夫子之所以為夫子也試以中庸前數章考之舜之大知文王之無憂武王之達孝此中庸言舜文武也而此一章則言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中庸雖不言堯而舜述堯者也非中庸之所謂堯

舜文武者乎悠久無疆此中庸言天時也不重不洩此
中庸言水土也而此一章則言上律天時下襲水土非
中庸之所謂天時水土者乎高明博厚此中庸言天地
也至誠無息此中庸言四時也常久不已此中庸言日
月也而此一章則言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
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此非中庸言天地四
時日月者乎大哉聖人之道洋洋發育萬物此中庸言
育萬物也而此一章則言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

而不相悖此非中庸之所謂育萬物者乎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中庸言達天德也而此一章則言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非中庸之所謂達天德者乎以是觀天地造化之妙散見於中庸數章而皆總括於此一章又萃而歸之夫子之一身嗚呼盛哉此夫子之所以為夫子也夫子其集中庸之大成也歟何子思之善於形容也然則子思之形容夫子盡矣乎曰猶未也何也夫子太極也天地水土日月四時與夫川流敦化極其妙則無

體可求矣孰謂夫子而可以形體求乎抑嘗因是而有疑焉子思孔子之孫也為人之孫而字其祖何也子思盖謂仲尼者六經之仲尼也千萬世之仲尼也吾豈敢私之以為已祖哉是又一孔安國先君孔子矣安國之稱先君是一家之孔子何其小吾夫子也或曰中庸何以稱仲尼者再也中庸第二章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子思所以繫仲尼於中庸之上者盖以夫子集中庸之大成者也是以總括前數章天地造化之大而

歸於夫子之身況敢私夫子以為已祖哉嗟夫仲尼之為仲尼非孔氏一家之仲尼也六經之仲尼也千萬世之仲尼也嗚呼盛哉夫子嗚呼盛哉夫子此夫子之所以為夫子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泰其上古之極治也易十變而成泰泰開闢之世也屯蒙鴻荒之世也需訟結繩之世也師比阪泉涿鹿之世也

畜履書契之世泰其唐虞雍熙之世乎因是而推唐虞春也温温乎其和也夏假也假者大也長養之時也故虞書言夏之政其善在養民商秋也揫歛之時也故先儒言商之政嚴厲而駿發周冬也天運一周成一歲也然則四時之運其遂窮矣乎曰窮而不窮也周而復始也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冬而又春也然而周以後奈何不常春也嗚呼安得挽三代以後之天下而春之夫以四時配唐虞夏商周亦猶康節以十二時配元會運

世上下數千萬年也謹按周易一陽之生於時為十一月於卦為復二陽之生於時為十二月於卦為臨三陽之生於時為正月於卦為泰蓋嘗攷之易六十四卦一卦具一象一象具一事惟泰之象兼三才而言他卦則皆指一事而言也泰之象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聖人中三才而立以財成輔相左右之責萃而歸之一身財成者何因天地之道而均以節之之謂輔相者何因天地之宜而順以導之之謂左

右者何天之生民作之君以為之司命也嘗愛橫渠有云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斯言也惟泰足以當之泰之所謂財成輔相者是為天地立心也泰之所謂左右民者是為生民立命也夫如是則能為萬世開太平矣泰於月為正書言月正元日則正中有元也泰雖不言元亨而未嘗不言元吉橫渠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而又繼之以為前聖繼絕學審吾道之絕續又泰否之所關雖然主張吾道

其惟泰之君子乎泰之象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誠齋嘗謂泰之為泰可以一言盡者交而已然而泰之彖象三言交而六爻不言交何也嘗攷之泰六爻雖不言交而九三一爻言際際交際也九三一爻介乎陰陽交際之間故九三之象曰天地際也交者何陰陽之界限君子小人之所攸分也否則變而為否矣今泰之君子固已在内而白駒空谷猶有人焉易曰拔茅茹以其彚征吉泰之初九也繼今以往儻能盡

天下之君子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

泰不在兹乎

乾隆御覽之寶

稼村類藁卷十七